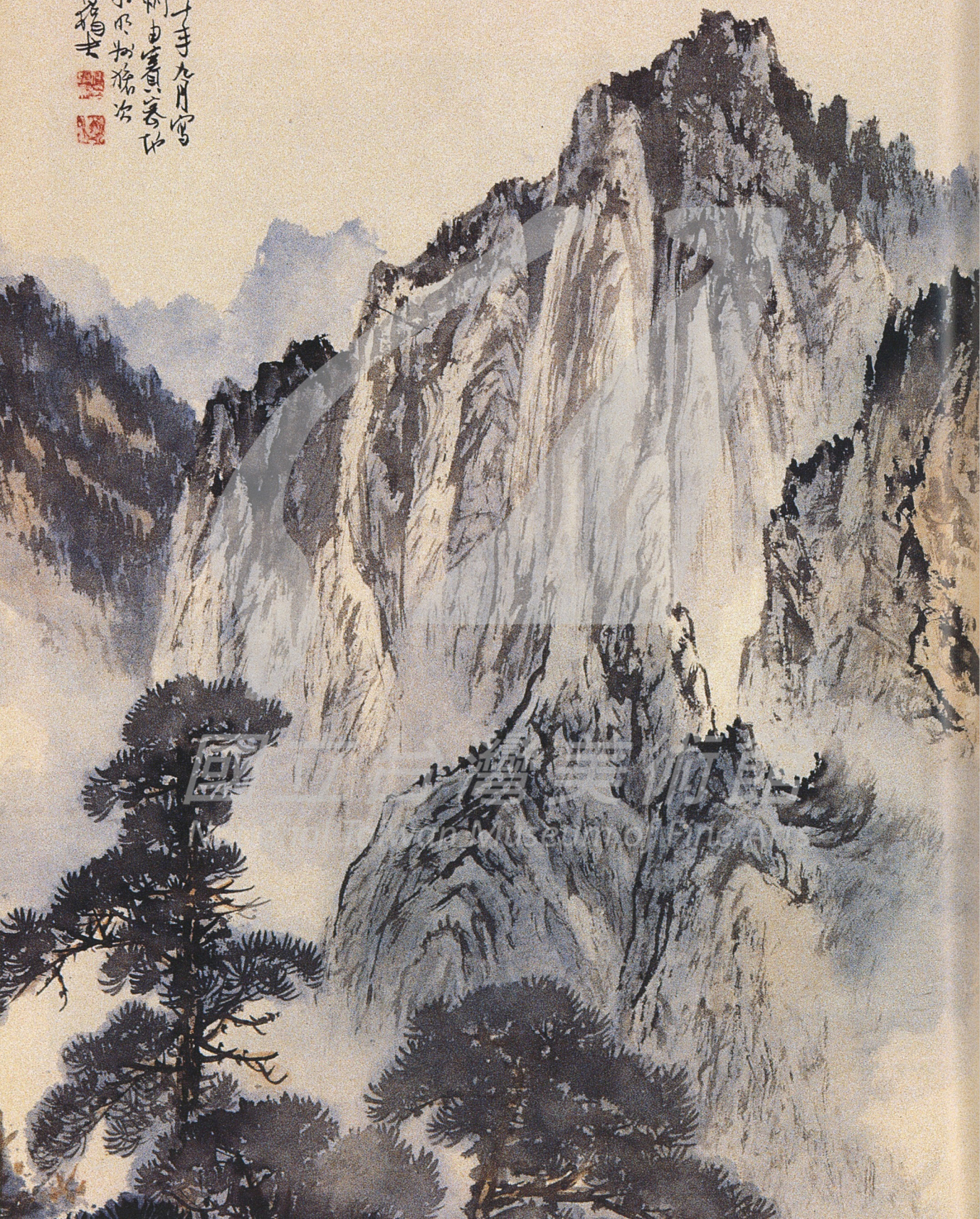
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
廿一日
傅狷夫
畫於渝



VI

客居美西以書畫怡情養性

在藝術的領域裡，
傅狷夫堅持藝術家一定要有期望，
才有生存的鬥志；
經過半個世紀鍥而不捨的努力，
傅狷夫在書畫藝術上的表現有目共睹，
其人格畫品高逸清遠，風範流長，
是位抖落紅塵永不懈怠的大師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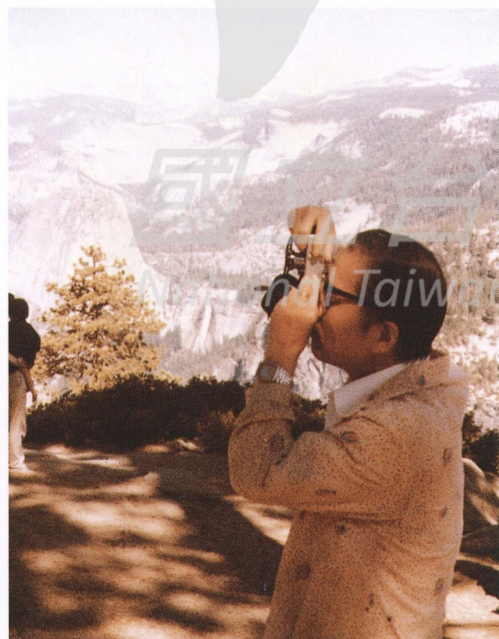


朋友都知道他是一個有原則又不媚外崇洋的人。為何到了八十多歲還決定移居美國？「父親的身體一直不算硬朗，但極少人知道他只有手肘和胸口會出汗，因此，特別怕熱又貪涼，偏偏台北盆地氣候燠熱，每年夏天父親幾乎都得病一場，一病就是好幾個月，年紀大的人這樣年年發病很傷身體。」長子傅勵生說出當年他勸說父母親搬往美國的原因。

●移居到乾溼合宜的舊金山，傅狷夫和

老伴在長子、長媳的照顧下，先落腳阿拉米達，後來搬到佛利蒙，生活與心境，恬靜自得。

●家住台北時，他們一向就不喜歡交際應酬，習慣深居簡出，專情書畫。旅居舊金山後，時空的改變對他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，他依舊怡然自得在自己家中，安靜地寫字、畫畫，偶爾去看看畫展，一九九一年他曾一口氣寫成〈赤壁賦〉，寫好之後，心情非常愉快，覺得自己精力仍然十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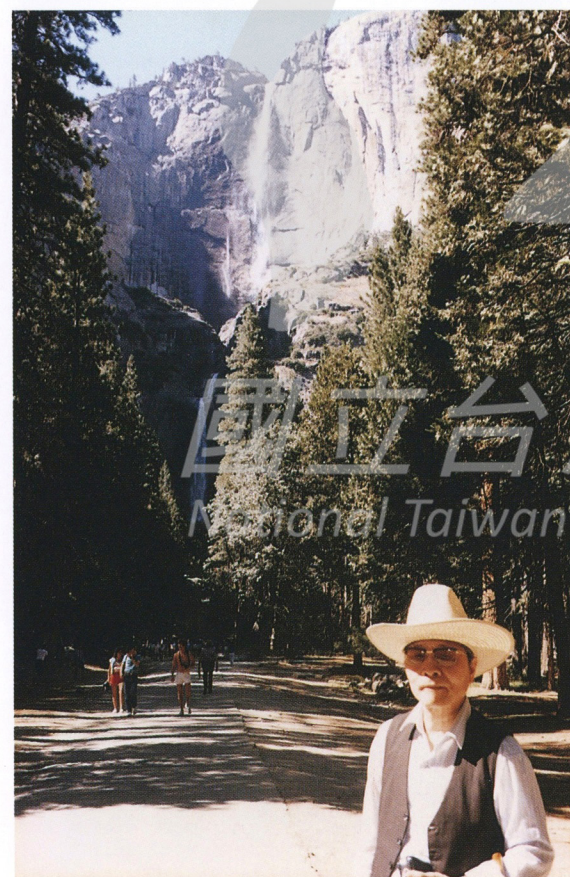


正專注於拍照取景的傅狷夫，一九八一年攝於優勝美地。



傅狷夫戲稱此石為石友，欣賞它挺拔獨立不依靠他石的精神。每次上優勝美地，必會拜訪，看看它、摸摸它，與它合影留念。

●住在鳳凰城的長女婉聲及在明州工作的次女玉聲，都知道父親最喜歡寫生，她們經常安排假期陪著父母到美國各處名勝古蹟遊覽，其中傅狷夫最喜歡的地方是「優勝美地」（Yosemite）國家公園，去了好幾次，在「優勝美地」他完成不少寫生佳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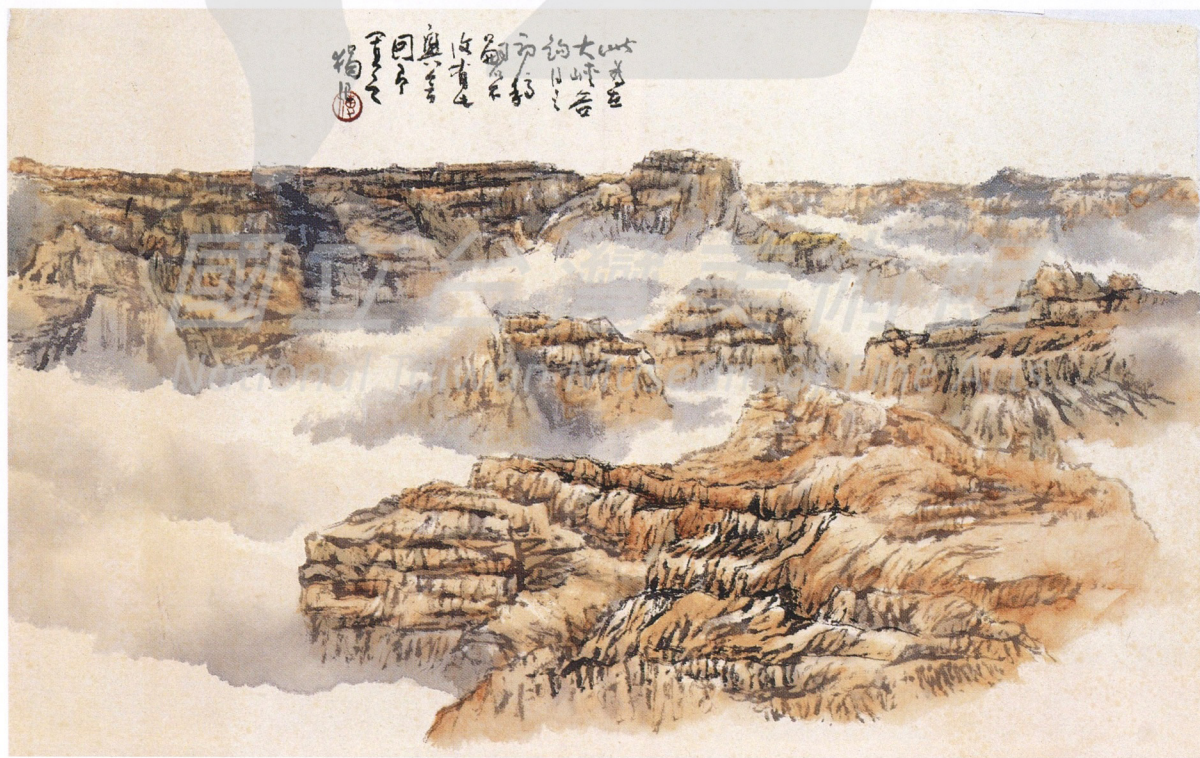
傅狷夫攝於優勝美地新娘紗瀑布



傅狷夫 優勝美地新娘紗瀑布 126x60公分



傅狷夫 大峽谷一瞥 水墨 47x65公分



傅狷夫 大峽谷稿 1998 水墨 41x64公分

童心稚趣 百龜伴讀

●在佛利蒙「飛夢草堂」寓所，除了自己的作品外，在客廳一角的壁櫃非常引人注目，木架上擺著近百隻烏龜，形形色色，非常有趣。

●為什麼收集了這麼多烏龜？「一開始，是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支烏木刻的烏龜，造型很可愛，我隨手放在畫桌上當紙鎮。很奇怪，後來來訪的人看到畫桌上擺著烏龜，就以爲我喜歡，於是學生、朋友間傳開來後，便陸陸續續送來各式各樣的烏龜，學生朋友的好意，我

也就來者不拒，如今至少已有五百多隻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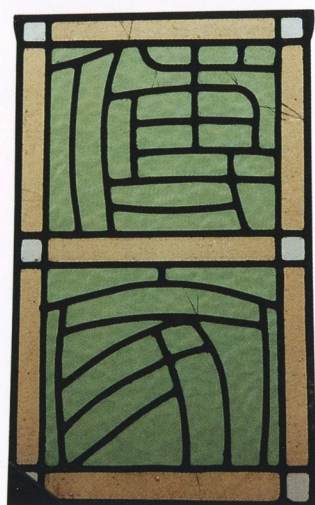
●歷史博物館館長黃光男經常到世界各地出差，就常常收集烏龜送傅老。「傅老師對我說過：烏龜既不會說話、又很安靜、動作不急不忙，值得借鏡。」



烏龜安靜、不急不忙的性格，在學生、友人眼中恰如傅狷夫沉穩踏實的處事之道。



「飛夢草堂」客廳一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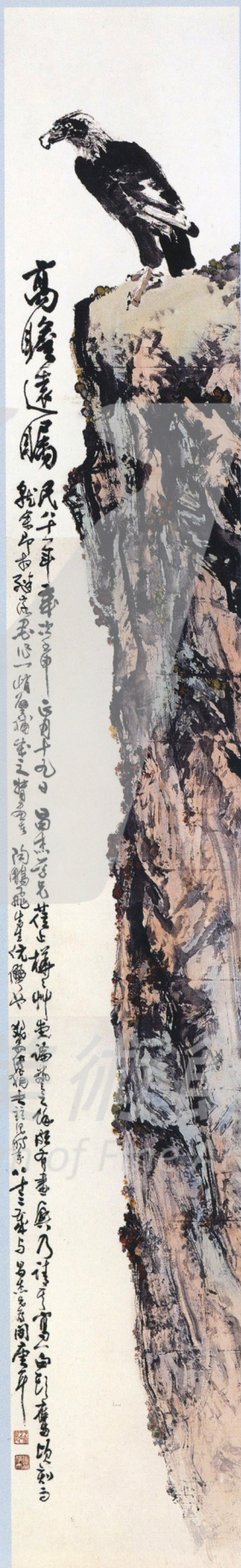


傳狷夫長子傳勵生取篆刻趣味做成的鑲嵌玻璃。

●事實上，傳狷夫從不刻意收藏古董或藝術品，他認為那些東西都是身外之物，不值得浪費精神與金錢。

●目前在佛利蒙家中的書房，牆上掛著一幅傳抱石所畫的「一樹梅花一放翁」，是他少數的收藏之一，這幅畫是重慶時，雪翁帶他到傳抱石家中去買的，原本傳狷夫更喜歡另一幅，因當時荷包裡錢不夠，只得退而求其次。傳抱石的兒子傳二石曾經到舊金山拜訪過傳狷夫。

●住在「復旦樓」時期，他的書房裡掛的是雪翁師的一副小雞，多年來，他一直將王壯為的作品懸於家中，除了愛好王壯為的書法，念舊之情不言而喻。



傳狷夫作為自許的作品「高瞻遠矚」懸掛於挑高的客廳牆面。

飛夢草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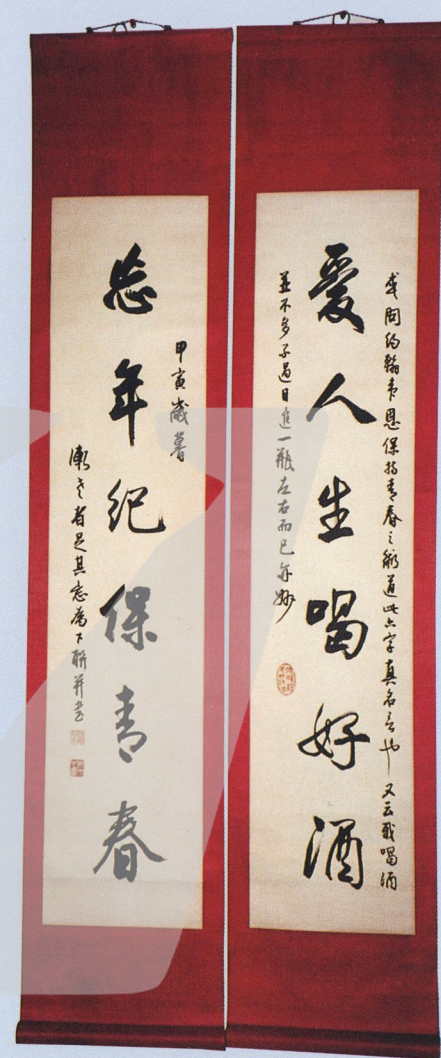
「飛夢草堂」的佈置與擺設，顯現出傳老一家的藝術風情，壁上的字畫十分念舊，家具的色彩典雅，飾品雅趣盎然，室內光線充足柔美。傳狷夫覺得，畫家的家裡，未必一定要掛自己的作品。朋友們的佳構掛在自己的家裡，能收觀摩相長的妙處。至於自己的作品，他喜歡挑些早期的滿意作品「回味」一番。「有時候看看自己過去的畫，才知道自己進步了沒有。」



傳狷夫珍藏的西泠社記拓本



客廳一隅



傳狷夫珍視的好友王壯為書法對聯



傳狷夫氣勢磅礴的「松風萬壑」書法橫卷掛於客廳牆上。

惜物惜福 知足常樂

●世上讓他最高興的，是完成一幅自己滿意的創作。對於追求物質的慾望非常低，生活單純，妻子燒得一手可口的江浙家鄉菜，而他正好不喜飯局酒宴，年輕歲月沉思的時候，喜歡吞雲吐霧，上了歲數煙也戒了。唯一的嗜好是喜歡甜食。

●身為專職書畫家，他對於文房四寶也不講究，「工具嘛！只要能用、合用就好。」在他心裡較當一回事的是圖章，初出道時，央請父親幫他刻印，進入畫壇後常與同好交換，遇上自己心中有好的詩句也會請人刻印，吳平、魏大堅、李大木都為他刻過印，好友王壯為更是經常贈印互勉。

●近來長子勵生有機會接觸古董，為父親添了幾個紫檀、黃花梨的筆筒，倒是滿喜歡。不過他總認為這些物質性的東西都是身外之物。

●傅老有一個「惜紙如金」的好習慣，任何書畫桌上的紙張，有留白處即裁成草稿用紙或便條紙，與家人學生談天說地時，他常喜隨手寫下來。當他寫字寫不滿意、畫不稱心的時候，絕不通融自己，更不會拿去應酬討索，立即隨手折疊好，當作舔筆吸墨的襯紙。傅家子女已習慣父親節省的方式。

●曾經有記者訪問傅狷夫長壽的秘訣，他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之處，勉強說的話，「五睡五食」算是養身之道，即每頓都有蔬果，一天之中想睡便去假寐一下，生活瑣事不要太認真，知足便常樂。



傅狷夫平日看信讀書的特製托架

「飛夢草堂」書房角落

傅狷夫書房的光線專為作畫而設計，大畫桌也是特別訂製的，平日桌上放著傅狷夫慣用的文房四寶，偶爾還擺飾著瓶花，牆面書櫃上滿是伴隨他數十年的詩詞古籍，落地窗外即是花園，極為寧靜舒適。



以畫神交 惺惺相惜

●傅狷夫覺得，一個人的意志力是去驅使自己做任何事的動力。「一旦吾意已決，意志堅定，就勇往直前，絕不輕言放棄。」

●他在藝壇的行事風格相當謙和，從不高談闊論，不喜交際應酬，對湊熱鬧媚俗之事，往往嗤之以鼻。不瞭解他的人會認為他木訥，甚而還會覺得此人有些不解風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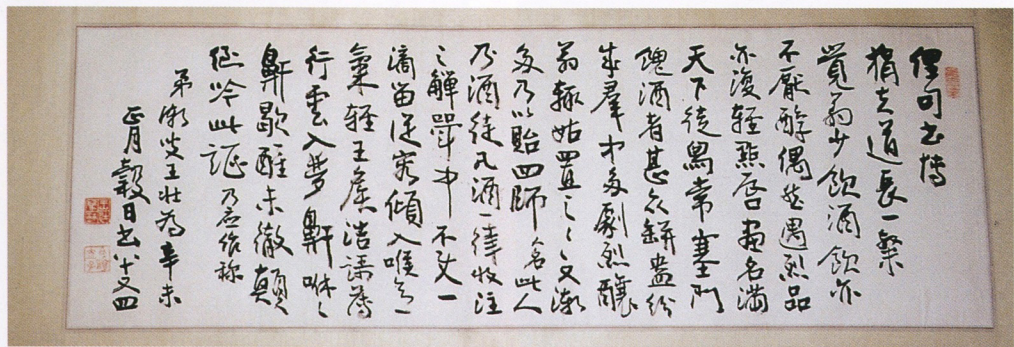
●其實不然，遇上對方有人文素養，話題與藝術相關時，他的談興也是很濃的，王壯為就是傅狷夫知己之一，書法家朱龍庵也是談書論畫的好友。其中傅狷夫與王壯為交往最深，兩人從畫、



傅狷夫與王壯為

字、篆刻到文學，彼此都潛心研究，能相互切磋，自然兩人就越談越投機。

●當王壯為病逝時，傅家子女唯恐父親年事已高，無法承受痛失知己，為此隱瞞了一段日子。當他後來知道時，曾感嘆不已，並語帶後悔地和孩子說：「當你們漸之伯伯中風後，因為右手不聽使喚，意志消沉，終日臥病不起。聽說他拒絕復健，我曾勸他無論如何要站起來，唉！可惜我只是對他說說，沒有寫張字條釘在他的床頭，去激勵他。」



多年來傅狷夫家中一直掛著好友王壯為的書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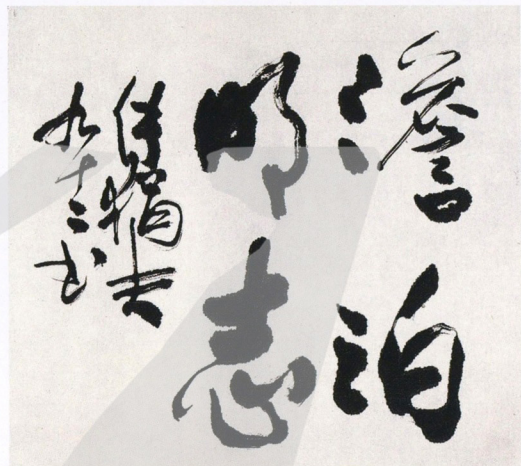
意志力戰勝一切

●傅狷夫在五十幾歲時，開始常常頭痛眼花，一直隱忍著，就醫後才知左眼患了青光眼，雖然在台灣開刀治療，但視力已嚴重受損，甚至影響到對色彩的敏感度，最後不得不裝上義眼。

●儘管如此，他還是畫得很認真，毫不鬆懈、也不氣餒，直到八十八歲以後，才逐漸少畫，九十歲時還畫了一幅舊金山雲景，寫字仍然很勤快。

●長子勵生是建築師，也非常喜好藝術，他在住宅後面為父母親佈置了一個小巧典雅的庭園，有小橋流水，有花架竹林，種了許多茶花、牡丹、桂花、荷花，傅狷夫很喜歡到庭院裡走動、走動，澆澆花，餵餵覓食的小鳥，對很少運動、年事已高的他來說，這是舒活筋骨的方法。不幸在一次澆花時，被水管絆倒，跌傷脊椎，從此體力更加衰退，才停筆不畫。

●不過只要精神好，傅狷夫仍提筆寫



傅狷夫 瀟泊明志 書法 2002

字。筆者為寫此書二〇〇二年春天專程走訪舊金山時，還懇請傅老展紙題字，筆鋒依舊。

●在藝術的領域裡，他從不承認老。堅持做為一個藝術家，一定要有期望，才有生存的鬥志；然而，在日常生活中，隨和的他位坦然接受事實的老人家。

●心性淡泊的他認為：「平常心」是其與生俱來的個性，「平常心」即是凡事與人無爭，小時候母親教他「幼學瓊林」，開頭幾句就是「修短有數，富貴在天」，留給他極深的印象，主張日後自己不應留給後人任何牽掛。



二〇〇二年，時年九十二歲的傅狷夫久未提筆，經筆者懇請動筆題字、作畫。



傅狷夫 卓爾不群 書法 2002



傅狷夫 忘懷得失 書法 2002

飛夢草堂內的中國庭院

推開傅狷夫書房的落地玻璃窗，外面就是花園。這個雅致的中國庭院，是出自傅狷夫學建築的兒子傅勵生的設計。庭院面積雖不大，但玲瓏有致，花木茂盛，有小橋流水，有鳥語花香。傅老特別偏愛幾株綠竹與一缸荷花，腿力還硬朗時，他天天到花園散步澆花。

(蔡文怡 攝)



1991 傅狷夫獲國家文藝獎。

1999 傅狷夫於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九十書畫展。

實至名歸 卓越貢獻

●一九九一年文建會以「國家文藝獎」頒給傅狷夫，此為終身榮譽獎。當媒體越洋訪問八十二歲的他，獲獎有何感想，「實在談不上什麼貢獻，我只是盡力而為，非要我說，我只能說在藝術的領域中，自己已經努力過來了。」傅狷夫一本謙遜恬淡的態度說出心中的感受。

●傅狷夫說，藝術創作之路，既無界限，又無標準，肯定是由別人來評斷，

每一位藝術工作者均有品味，希望別人都能認同與讚賞，是不大可能的事。

●一九九九年國立歷史博物館為他舉辦「雲水雙絕——傅狷夫的藝術世界」九十書畫展，並出版他的水墨畫、書法，常用印集，及論文集等三巨冊。對於展覽或得獎，傅狷夫完全不在意，每次都由兒子們代表受理，反而，他倒是非常懷念著台灣的老朋友，卻因身體不好而不能回來探望而感到遺憾。

●傅狷夫在書畫藝術上的表現有目共睹，其人格畫品高逸清遠，風範流長，

對近代中國水墨畫的創作有著重大貢獻，而自謙為浪跡藝壇一覺翁的他，在後輩的心目中，實在是位抖落紅塵永不懈怠的大師。



傅狷夫一九九九年「雲水雙絕」九十書畫展，右起筆者、傅勳生、蔡宏道夫婦及傅冬生。



傅狷夫九十多歲後因體力日衰，就極少與外界接觸，史博館的九十回顧展，也只能由兒子們代表出席，九十一歲大病一次後，就封筆靜養。二〇〇二年筆者專程飛往美國為此書採訪時，他特別答應提筆示範雲海繪法與書法運筆。他聚精會神，筆鋒靈活自如，很難聯想坐在輪椅上的九十三歲傅老，是兩年來第一次提筆，熱愛藝術的精神令人感佩。



「我以為畫家須有一種遠大的抱負，要從古法中蛻變出來，從時史腕下掙脫出來；要自許與古人先後輝映，與時史分庭抗禮，使其作品成為現時代的產物，將來成為歷史上燦爛的遺跡。」
——傅狷夫



傅狷夫 山水 2002